大莊嚴論經卷第十五

馬鳴菩薩造

後秦龜茲三藏鳩摩羅什譯

君

復次善分別者乃至國土廣大諸事俻足知其苦惱捨離而去我昔曾聞世尊昔為菩薩時作大國王貧窮乞匃有來索者一切皆與為苦厄者能作擁護為欲利益一切衆生智慧聰猛又處王位時隣國王將諸軍衆欲来交戰時菩薩王作是思惟著五欲樂不能調心六根難滿衆具既多復須料理而擁護之為此衆具生於鬪諍願捨此事不應鬪諍我應更修集隨身勝法即說偈言

於善觀察時　智者應分別　為事不思慮
後悔無所及

觀察是非必知所在復說偈言

欲如執草炬　亦如衆肉圍　著欲必傷毀
害及於二世　智者應速離　國土衆具等
如此衆具等　終歸必捨棄　寧今受衆苦
願莫於後世　受此久長苦　計我今勢力
堪任摧伏彼　現在明證果　譽與歎善
後受苦傷害　雖知已有能　願當護於彼

者當不護彼後必傷害身

作是念已逃避入林有一老婆羅門
迷失道路到彼林間菩薩問言汝以
何故來至此林婆羅門言我欲見王
菩薩問言何故見王婆羅門言我今
貧困又多債負聞王好施故來乞索
用以償債違離貧苦更無所歸唯望
王恩拯拔於我菩薩語言汝並歸去
世間無王何所歸誠婆羅門聞是語
已迷悶躃地尒時菩薩既見之已深
生憐愍作是念已即說偈言

我以護他故　難捨盡棄捨　我今棄捨已
當以何物與　吾今為斯人　當捨己身命

說是偈已即時扶接婆羅門起而告
之曰汝莫愁怖吾當令汝得於財利
時婆羅門聞是語已心生喜悅菩薩
即時用草作索作索已訖與婆羅門
一切施者我身即是而說偈言

彼王未得我　心意終不安　汝應以此繩
繫縛於我肘　將至彼王所　令彼王歡喜
當施汝珍寶　金銀諸財物　汝可得大富
彼王復歡喜　生者必有死　壽命會當盡
為援危厄故　雖復喪身命　智者為此死

名之為瓔珞
爾時婆羅門聞是語已甚大歡喜即
時以索縛此菩薩將詣彼王王既見
已向婆羅門而說偈言
此為是何人　身色如金山　威光甚赫弈
猶日照世間　面目極端嚴　覩者無不悅
如斯福德者　應作大地主　今日被拘執
苦厄乃如是　我坐師子座　極為可慚恥
彼應處王位　非我之所宜　我之不調順
不應處此座
時婆羅門聞是偈已白大王言此是
王怨王問婆羅門誰縛此人婆羅門
言此實我縛王言斯人不應為汝所
縛汝為妄語即說偈言
彼如大逸象　身力甚強壯　汝今體羸劣
又無兵馬力　云何能縛彼　此事不可信
汝可真實說　勿作虛妄言
時婆羅門具陳上事而說偈言
見我失所望　彼人便自縛　彼以悲愍縛
欲以拔濟我　如是善丈夫　名稱遍十方
猶如燃庭燎　普照於一切　不善人愚癡
滅彼使無餘　庭燎熾然時　能滅令無遺
爾時大王聞是語已即便驚起合掌

而言善哉善哉真善丈夫汝為報他
作如是事即說偈言
所言大王者 号名曰羅闍 利益於世間
是故名羅闍 汝今應為王 護持於大地
唯願今聽我 懺悔諸罪咎 我實是愚惑
輕躁無智者 汝可還為王 我捨此國去
汝能令衆生 一切得安樂 餘人設作王
遍惱諸世間
即立彼王還歸所止
復次作淨福業應設供養是故應當
勤修福業我昔曾聞石室國王名烏
越特舉國人民共設佛會有一婦人
於窓牖中闚看世尊尒時彼王見女
端正即解珠瓔遣傍侍臣送與彼婦
時王左右即白王言彼婦女者是國
中婦王若愛念直往喚取何煩與珠
人脘惟笑王聞是語以手掩耳作如
是言咄哉大惡云何乃以此言使闍
我耳即說偈言
作是呪誓言 設我有異心 使我成大惡
我不以染著 以珠與彼女 聽我說意故
業為自在主 冣勝業者說 此無常主作
唯是業所造 心作於常主 善業佛所歎

大莊嚴論經卷第十五　第五張　君

如是之妙色　更無宰主我　唯是善業作
善業我應敬　惡業我應離　過去作善業
果報於今現　我以於珠貫　衆寶雜莊嚴
頞懸多邏羅　珠貫白如雪　我爲宿功德
不爲著色欲　若知善惡業　云何復著色
雖遠尚不覩　況當有染著　寧當飢渴死
不爲非法貪　寧當入火聚　不爲姦邪事
我如有愛著　今身若後身　受苦極無量

復次若有善業自然力故受好業報雖有國王黨援之力不如業力所獲善報是故應當修於善業我昔曾聞憂悅伽王於晝睡眠有二內官一在頭前一在脚底持扇捉拂共作論議我等今者爲王所念爲以何事一則自稱是我業力一則自稱我因王力由是之故奉給於王時彼二人數聞聽法並解議論即說偈言

如牛厲渡水　導正從亦正　人王立正法
從者亦如是

時彼二人由競理故其聲轉高一作是言我依王活第二者言我依業力王聞是聲即便睡悟而問之言何故高聲王又聞彼二人諍理雖復明知

未斷我見援黨已者王心不悅即便
向彼稱業力者說偈問言
依於我國住 自稱是業力 我今試看汝
為是誰力耶
說是偈已往夫人所語夫人言今當
遣人來到汝邊汝好莊嚴如帝釋幢
夫人荅言當奉王教時王以蒲萄漿
與彼縛王活者送與夫人既遣之已
作是思惟稱業力者今應當悔作如
是語作是念已未久之間彼業力者
著好衣服來至王邊王見之已甚大
生怪即說偈言
我為自錯誤 與彼殘漿耶 為是彼業力
強奪此將去 或能共親厚 與彼使將去
或是夫人瞋 奪此與彼乎 或能我迷誤
而與於彼耶 或能彼幻我 使我錯亂乎
說是偈已問彼人言好實語我汝恃
業力我故不遣汝云何得彼人白王
以業力得即以事狀具向王說此人
奉使既出門已卒尒鼻衄即以此漿
與我使送到夫人邊得是衣服王聞
是已即說偈言
業報如影響亦如彼莊嚴 彼言自業力

此語信不虛　以聽法力故　言說合於理
彼稱業力者　斯言定有驗　我多於色貪
彼愚業力勝　佛說業力強　此語信真實
佛為善御乘　業力為善哉　能壞王者力
十方佛世尊　亦說隨業力　汝今倚業力
用自莊嚴身　割絕於我力

復次雖與智者共為讎郄猶能利益是故智人雖與為讎常應親近我昔曾聞摩突羅國有婆羅門聰明智慧不信佛法亦不親近諸比丘等共餘婆羅門先有鬪諍以瞋恚故詣僧坊中詐為妄語作如是言共婆羅門明日於舍設諸供具當作大會請諸比丘欲令比丘明晨往至其家不得飲食令彼惡名遍於世界時諸比丘於其晨朝往詣其家語守門人汝家主人請我飲食汝可往白時守門者入白主人今者門外有諸比丘云大家請故來相造主人聞已作是思惟何因緣故有如是事復作是念彼婆羅門與我為怨故為此事今雖臨中城邑極大遣人市具供諸比丘作是念已即時遣人喚諸比丘入舍就坐

設種種食而以供養比丘食訖語檀
越言汝今小坐比丘之法食訖應為
檀越說法汝雖不信佛法應尒時彼
主人即取小牀上座前坐為說施論
戒論生天之論欲為不淨出世為樂
乃至為說四真諦法此婆羅門已於
過去種諸善根即於坐上見四真諦
得須陁洹而說偈言

咄哉愚癡力　能害於正見　愚者不分別
寶作非寶想　我今得勝利　分別識三寶
真實是我寶　佛法及聖衆　我已諦覩了
得閇三惡道　釋梵諸天等　所不能獲得
我今具獲得　今此婆羅門　即名為梵天
今當得趣向　解脫不死方　我今始獲得
婆羅門勝法　我本姓輸都　今日真輸都
今日始獲得　勝妙比陁法　我今得無漏
出過諸比陁　我今真實是　祠祀大福田
我當勤大祠　不能善分別　可祠不可祠
從今日已往　當供天中天　多陁阿伽陁
略說而言之　今日始得利　獲得人身果
從今日已往　當隨佛所教　終更不求請
其餘諸天神　我今所學法　隨順向正道
法及隨順法　我必得其果　我今歸命礼

宿世厭惡根　曾修法向法　今獲其果利
親近善知識　法利自然成　我若不親近
大悲弟子者　永當隨邪見　輪迴三惡道
若無婆羅門　為我惡緣者　亦不得親近
如此之聖衆　由彼瞋念故　今我得是法
外相似惡友　實是善知識　恩過於父母
及以諸親戚　由此婆羅門　諸僧至我家
降注於甘雨　善芽悉得生　法雨甚潤澤
灑我心埃塵　埃塵既不起　得見真實法
是故世間說　因惡得財賄　自惟得大利
即受三歸依　於彼婆羅門　大設諸餚饍

復次若人精誠以財布施如華獲財業以知是事應至心施我昔曾聞罽賓國人夫婦共在草敷上卧於天欲明善思覺生作是思惟此國中人無量百千皆悉修福供養衆僧我等貧窮值此寶渚不持少寶至後世者我等衰苦則為無窮我今無福將來苦長作是念已悲吟嘆息展轉哀泣淚墮婦上尒時其婦尋問夫言以何事故不樂乃尒即說偈言

何故極悲慘　數數而嘆息　雨淚沾我臂
猶如以水澆

爾時其夫說偈答曰

我無微末善 可持至後世 思惟此事已
是故自悲嘆 世有良福田 我無善種子
今身若後身 飢窮苦難計 先身不種子
今世極貧窮 今若不作者 將來亦無果

爾時其婦聞是偈已語其夫言汝莫愁憂我屬於汝汝於我身有自在力若賣我身可得錢財滿汝心願爾時其夫聞婦此言心生歡喜顏貌怡悅語其婦言若無汝者我不能活即說偈言

我身與汝身 猶如彼鴛鴦 可共俱賣身
得財用修福

爾時夫婦二人詣長者家作如是言可貸我金一月之後若不得者我等二人當屬於汝一月之後我必不能得金相償分為奴婢一月之中可供養諸比丘僧爾時長者即便與金既得金已自相謂言我等可於離越寺中供養衆僧婦問夫言為用何日荅言十五日又問何故十五日爾時其夫以偈荅曰

世間十五日 拘毗等天王 案行於世間

是佛之所說欲使人天知 是故十五日
尒時夫婦二人竭力營造至十三日
食具悉備送置寺上白知事人言唯
願大德明十五日勿令衆僧有出外
者當受我請彼知事人答言可尒
於十四日夫婦二人在寺中宿自相
勸喻而說偈言

告喻自己身 慎勿辭疲勞 汝今得自在
應當盡力作 後為他所策 作用不自在
徒受衆勞苦 無有毫釐利

說此偈已夫婦通夜不暫眠息所設
餚饍至明悉辦夫語婦言善哉我曹
所作已辦心願滿足得是好日貴此
一身於百千身常豪豐足是時有小
國王施設飲食復來至寺而作是言
願諸僧等受我供養知事人言我等
諸僧先受他請更覓餘日時彼小王
慇懃啓白我今已衆務所遍願受我
請尒時諸僧嘿然無對尒時國王語
彼夫婦言我今自打揵椎汝所造食
當醻汝直時夫婦已聞此語向彼國
主五體投地而白之言我之夫婦窮
無所有自賣己身以設供具竟宿造

供施設已辦唯於今日自在供養君 [illegible]
至明日為他策使不得自由願王垂
矝莫奪我日即說偈言
夫婦如餐為供設既已辦　願必見憶念
明當屬他去　夫婦各異宗　更無修福期
如是自賣身　乃為修善故
時彼國王具聞斯事讚言善哉即說
偈言
汝善解佛教　明了識因果　能用虛偽身
易於堅財命　汝勿懷恐怖　今聽汝所願
我為供給汝　以財償汝債　汝今自苦身
終大獲利樂
爾時國王說此偈已聽彼夫婦供養
衆僧即以財物為彼夫婦酬他債直
又給夫婦自營產業現受此報無所
乏少
復次至心持戒乃至沒命得現果報
我昔曾聞難提拔提城有優婆塞兄
弟二人並持五戒其弟不時卒患腹
痛氣將欲絕時醫診之食新殺狗肉
并使服酒所患必除病者自言其狗
肉者為可於市買索食之飲酒之
事願捨身命終不犯戒而服於酒其

兄見弟極為困急買酒語弟捨戒服
酒以療其疾弟白兄言我雖病急願
捨身命終不犯戒而飲此酒即說
偈言
惟哉臨命終 破我戒瓔珞 以戒莊嚴身
不煩須瑩具 人身既難得 遭值戒復難
願捨百千命 不毀破禁戒 無量百千劫
時乃值遇戒 閻浮世界中 人身極難得
雖復得人身 值正法倍難 時復值法寶
愚者不知取 善能分別者 此事亦復難
戒寶入我手 云何復欲棄 乃是怨憎者
非我之所親
兄聞偈已答其弟言我以親故不為
汝損弟白兄言非為親愛乃是殘敗
即說偈言
我欲向勝處 毀戒令墮墜 損我乃如是
云何名親愛 我勤習戒根 乃欲見劫奪
所持五戒中 酒戒最為重 今欲強毀我
不得名為親
兄問弟言云何以酒為戒根本弟即
說偈以答兄言
若於禁戒中 不盡心護持 便為違大悲
草頭有酒滯 尚不敢振觸 以是故我知

酒是惡道因 在家修多羅 說酒之惡報
唯佛能別知 誰有能測量 佛說身口意
三業之惡行 唯酒為根本 復墮惡行中
往昔優婆夷 以酒因緣故 遂毀餘四戒
是名惡行數 復名五大施 亦是五無畏
酒為放逸根 不飲關惡道 能獲信樂心
去慳能捨財 首羅闍佛說 能獲無量益
我都無畏意 而欲毀犯者 略說而言之
寧捨百千命 不毀犯佛教 寧使身乾枯
終不飲此酒 假設犯毀戒 壽命百千年
不如護禁戒 即時身命滅 決定能使差
我猶故不飲 況今不定知 為差為不差
作是決定心 心生大歡喜 即獲見真諦
所患即消除
復次若信佛語於諸外論猶如盲愚
顛狂所說是故懃學佛法語論我昔
曾聞有一國名釋伽羅其王名盧頭
陁摩彼王數數詣寺聽法時彼法師
說酒過失介時王難高座法師言若
施他酒得狂癡者今飲酒亦多無狂
癡報時法師指示外道等其王見已
善哉善哉時有外道自相議言彼說
法者無所知見空指而已王為法師

大莊嚴論經卷第十 第十五張

已又不解空稱善哉不能開解而荅
此問然此衆中亦有大聰明勝人何
故不荅王即說偈言
法師有聰辯　善能荅此義　憐愍汝等故
護惜而不說
諸外道言王為此法師攝為通道理
王言我之所解更有異趣今時王語
法師言向所解義今可顯說法師荅
言我向所以指外道者以諸外道各生
異見有顛倒心是故名為癡狂之人
即說偈言
不必鬼入身　名為顛狂者　邪見夜叉心
是為說顛狂　狂癡人過失　不知解其事
汝等有狂過　一切種智說　汝違種智語
隨逐於邪見　現見於神變　彼大仙所辱
毀過其禁限　顛狂先已成　云何使我說
百千種狂因　何故分別說　投淵及赴火
自墜於高巔　捨棄於施戒　逐迷邪狂倒
不修於正行　狂惑墜巔火　齋塩壞淨行
飲酗恒河水　是名立正行　失淨及得正
有何因義趣　齋肉衆惡集　三種神足變
除此三種變　更亦有神變　唯有二六法
離此別無我　現見仙神變　更見十二法

如是顛狂事 其數乃有百 現見投淵火
自墜於高顛 以此欲生天 此但是邪見
非是生天因 戒施善調心 即是生天因
賣鹽壞善行 觸河除諸惡 賣鹽有大惡
觸河有大善 如是有何義 得名為善惡
婆羅門賣肉 即墮於失法 提刀亦失法
若復賣於肉 滿二十六斤 敗壞婆羅門
羅差及食鹽 皆名為失法 見羅差晋鹽
二俱成過患 以秤欺誑人 不成名為盜
賣肉成殺生 羊稻俱有命 食稻不成殺
羊稻俱應食 何故食於稻 而不食於羊
汝諸言自然 終不得生天 墜巖投淵水
復言得生天 殺已言有罪 護養己身者
何故不得福 觀察不順理 皆是愚癡倒
以是因緣故 名汝等為狂 此即是愚癡
羅剎之標相 是故說汝等 成就顛狂法
此即是與酒 飲酒之因果 瞋恚是癡因
瞋恚而黑濁 能令顏色變 以是因緣故
瞋為慶黑因 飲酒顏色濁 此二俱能瘦
目連見餓鬼 汝先自飲酒 亦教人飲酒
說言無罪報 是故今現在 已獲餓鬼身
花報已如是 果報方在後
諸婆羅門聞是語時多有外道即時

出家
復次善分別敎功德不期於門族我
昔曾聞花氏城中有二王子逃走歸
投末投羅國時彼國中有一內官字拔
羅婆者為附備國主供養衆僧手自
行食衆僧食已遣人鏺草上殘食持
詣宮中向食作礼然後乃食餘者分
張與所親愛食彼殘食能破我患是
故先取食之授與二王子王子食已
心惡賤故出外即吐而作是言出家
之人種種雜姓我等今者食其殘食
食已吐棄然後除過時附備主聞是
事已作如是言此二嬰愚極為無知
即說偈言
得此餘食者　智者除過患　彼生疑識嫌
是名為嬰愚　佛法觀察食　外道都悉無
沙門觀察食　能除煩惱障　餘食乍屋觸
應當頂戴敬　手捉殘食已　水洗已除過
附備主後曰更不與殘食時左右人
問言何故不分食與二王子即說偈言
彼之不知解　沙門所食餘　自恃種族故
觸之言不淨　不生歡喜心　是故我不與
不識沙門姓　不食於彼食　不識我種姓

不應食我食　沙門處處生　不如我種族
我不如沙門　復不食我食　為言無種姓
亦無有年歲　如馬無種族　內官亦如是
內官處處来　無有定方所　唯覩我富貴
不看我種姓　但見富貴故　便食我殘食
不食沙門食　是名為嬰愚　沙門心自在
具足七種財　不食沙門食　而食我餘者
猶如起半井　不見有是處　見我有勢力
王者之所念　便食我餘食　昔族種中生
輪頭王太子　如是種族来　可不勝我耶
彼之勝智者　無等无倫匹　不取其種姓
唯取其德行　種族作諸惡　亦名為下賤
具戒有智慧　是名為尊貴
時二王子聞此語已而作是言汝示
正道即是我父自今以往敬承所誨
即說偈言
汝今說種姓　殊為非法語　因行無有定
智解無定方　語議正解了　不名為達語
如汝之所解　即是貴種族
復次若欲觀察知佛神變視諸塔寺
供養佛塔我昔曾聞阿梨車毗伽國
於彼城門有佛鬚爪塔近有尼俱陁
樹邊有井水時婆羅門而白王言若

遊行時見於彼塔是沙門埽破王福　大莊嚴論經卷第十五　第十七張　君　淑
德王是大地作一蓋主宜除此塔時
王信婆羅門語故即勅臣下令速却
此塔明日我出時勿令復見時彼城
神與諸民衆皆悉悲涕時諸優婆
夷施設供養又然燈者作如是語我
等今者是最後供養有優婆塞抱
塔悲泣即說偈言
我今最後抱　汝之基塔足　猶如須彌倒
今日皆破傷　十力世尊塔　於今遂破滅
我若有過失　聽我使懺悔　衆生更不見
佛之所作業
尒時諸優婆塞作如是言我等今者
可還歸家不忍能看人壞此塔時王
後自遣人持鍬欲除往到其所塔樹
盡無即說偈言
嗚呼甚可怜　擧城大出聲　猶如海濤波
不見十力塔　尼拘陀及井　莫知其所在
諸婆羅門等　深心生慚愧　彼王聞是已
生於希有想　時王作是念　誰持此塔去
即自往詣塔　莫知其所在
尒時彼王遣千餘人乘爲馳馬四方
推覓時有老母在於道傍見彼諸人

行来速疾即問之言何為乃尒諸人
答言推覓塔樹彼老母言我向於道
見希有事有塔飛空幷尼俱陁樹不憶
其幷見諸人等首戴天冠頭垂花鬘
身著諸花持塔而去我見去時生希
有想指示去處諸人聞已具以事狀
還白於王王聞歡喜即說偈言
彼塔自飛去 為向天上耶 我今心信敬
極生大歡喜 若我破此塔 當墮於地獄
尒時王即向彼塔處大設供養此塔
即今名曰自移塔及樹幷離毗伽城
三十里住
復次佛塔有大威神是故宜應供養
佛塔我昔曾聞竺叉尸羅國彼有塔
寺波斯匿王以成火燒之佛復安一椽
椽擽却之時彼國王名拘沙陁那有
一比丘來請彼王我今為塔作椽願
王聽取有大樹者王莫護惜王即語
言除我宮內所有樹木餘樹悉取得
王教已諸比丘等處處求覓於一村
邊有大池水上有大樹名稱首伽樹龍
所護持逆惡龍故人無敢觸其樹擬大
若復有人取枝葉者龍能殺之以是

大莊嚴論經卷第五

之故人無我近有人語言彼有大樹時比丘即將諸人賫持斧器欲往斫伐時復有人語比丘言此龍極惡比丘語言我為佛事不畏惡龍時有奉事婆羅門語比丘言彼龍極惡若伐此樹多所傷害莫所破此樹婆羅門即說偈言

汝不聞彼賊　慳貪故暫作　而能苦一切

汝當憶此事　常應自擁護　莫為此樹故

即致苦傷害

比丘復說偈言

汝為毒龍故　而自生貢高　我修人中龍

恃彼亦自高　觀汝力為勝　如是我得勢

令使衆人見　我為敬佛故　今當捨身命

諸毒龍衆中　汝為作龍王　生大恭敬想

佛為善調伏　及是衆中王　我今亦恭敬

如來婆伽婆　誰能除毒龍　而為弟子者

介時比丘共婆羅門各說道理遂共鬪諍于時比丘即伐其樹亦無雲雷震異之相時婆羅門覩斯事已而說偈言

先若取枝葉　雲起雷霹靂　汝為呪所伏

為死至後世

彼時婆羅門說是偈已即便睡眠夢見毒

龍向已說偈

汝莫起瞋恚 此名現供養 非為輕毀我
吾身自召塔 況樹作塔根 而我能護惜
十力世尊塔 我當云何護 此林自生樹
而為佛塔故 如是自生樹 云何得戀惜
更有餘因緣 今當說善聽 我亦無勢力
德叉迦龍王 自來取此樹 我云何能護
伊羅鉢龍王 及以毗沙門 躬自來至此
我有何勢力 而能距捍彼 威德天龍等
如來現在世 及以滅度後 造立塔廟者
此二等無異 諸有得道者 人天及夜叉
名稱遍十方 世界無倫匹 如此名聞故
塔根懸寶鈴 其音甚和雅 遠近悉聞知

時婆羅門聞是偈故從睡眠寤即便出家復次我昔曾聞有一老母背負酥瓶在路中行見菴摩勒樹即食其菓食已患渴尋時赴井乞水欲飲時汲水者即便與水以先食菴摩勒菓之勢力故謂水甜美味如石蜜語彼人我以酥瓶易汝瓶水尒時汲水人即隨其言與一瓶水老母得已負還歸家既至其舍先所食菴羅摩勢力已盡取而飲之唯有水味更無異味即聚

親屬咸令嘗之皆言是水有朽敗爛　雜譬喩經卷第二　第十二張　君是
經幷涅臭穢極為可惡汝今何故
持来至此既聞斯語自取飲嘗深生
悔恨我何以故乃以好酥貿此臭水
一切衆生凡夫之人亦復如是以愚無
智故以未来世功德酥瓨貿易臭穢
四顛倒瓨謂之為好於後乃知非是真
實深生悔恨嗤哉何為以功德酥瓨
貿易顛倒臭穢之水而說偈言
嗤哉我何為以三業淨行貿易著諸有
如以淨好酥貿彼臭惡水以食菴摩勒
吾倒不覺味臭水為甘露
復次我昔曾聞有一長者婦為姑所
嗔走入林中自欲刑戮既不能得尋時
上樹以自隱身樹下有池影現水中時
有婢使擔瓨取水見水中影謂為是己
身作如是言我今面貌端正如此何故
為他持瓨取水即打瓨破還至家中語大
家言我今面貌端正如是何故使我擔
瓨取水于時大家作如是言此婢或為
鬼魅所著故作是事更與一瓨詣池取
水猶見其影復打瓨破時長者婦在於
樹上見斯事已即便微笑婢見影笑即

自覺悟仰而視之見有婦女在樹上微
笑端正女人衣服非已方生慙恥以何
因緣而說此喻為於倒見愚惑之眾譬
如塗畜油香用塗頂髮愚惑不解我頂
出是香即說偈言
末香以塗身　并熏衣纓絡　倒惑心亦尒
謂從已身出　如彼醜陋婢　見影謂已有
復次猫生兒以小漸大猫兒問母當何所
食母答兒言人自教汝夜至他家隱甕
器間有人見已而相約勅酥乳肉等極
好覆蓋雞雖高舉莫使猫食猫兒即
知雞酥乳酪皆是我食以何因緣說如
此喻佛成三藐三菩提道十力具足願
已滿以大悲心多所拯拔尒時世尊作如
是念言當以何法而化度之大悲答言
一切眾生心行顯現以他心智觀察煩惱
一切諸行貪欲瞋恚愚癡之等長夜
增長常想樂想我想淨想展轉相承
作如是說不能增長無常苦空無我
之法是故如來知此事已為眾生說諸
倒對治如來說法微妙甚深難解難入
謂道解說云何而能為諸眾生說如斯
法以諸眾生有倒見想觀察知已隨其

所應為說法要衆生自有若干種行
是故知如來說對治法破除顛倒如爲
猶見覆肉酥乳
復次我昔曾聞有一國中施設石柱極
爲高大除去梯隥櫨欂繩索置彼工匠
在於柱頭何以故彼若存活或更餘處
造立石柱使勝於此時彼石匠親族宗
眷於其夜中集聚柱邊而語之言汝今
云何可得下耶爾時石匠多諸方便即
擿衣縷垂三縷綫至於柱下其諸宗眷
尋以麁綫繫彼衣縷匠即挽取繫至於上
手捉麁綫語諸親族汝等今者更可
繫著小麁繩索彼諸親族即隨其語如
是展轉最後得繫麁大繩索爾時石
匠尋繩來下言石柱者喻於生死梯隥
櫨欂喻過去佛已滅之法言親族者喻
聲聞衆言衣縷者喻過去佛定之與慧
言擿衣者喻觀欲過去味等法縷從
上下者喻於信心繫麁縷者喻近善友
得於多聞細繩者多聞縷復懸持戒
縷持戒縷懸禪定縷禪定縷懸智慧繩
以是麁繩堅牢繫者喻縛生死從上下
者喻下生死柱

以信為縷線 多聞及持戒 猶如彼麁縷
戒定為小繩 智慧為麁繩 生死梩來下
復次我昔曾聞有一國中王嗣欲絕時
有王種先入山林學道求仙即强將來
立以為王從敷卧具人索於衣服及以
飲食時敷卧具人而白王言各有所典王
於今者不應事事盡隨我索我唯知敷
卧具事洗浴衣食悉更有人非我所當
以此喻可知一切諸業如王敷卧具人各
有所典業亦如是各各不同色無病者
財物可愛智等諸業各各別異有業得
無病有業能得端正色力如彼仙人從
敷卧具人索種種物終不可得若生上族
不必財富諸業受報各各差別不以一業
得種種報若作端正業則得端正色力財
富應從餘業索是故智者應當修習種
種淨業得種種報
無病色種族 智能各異因 如彼仙人王
索倫敷卧者
復次我昔曾聞有一國王多養好馬會
有隣王與共鬪戰知此國王有好馬故即
便退散尒時國王作是思惟我先養馬
規擬敵國今皆退散養馬何為當以此

馬用給人力令馬不損於人有益作是念
已即勅有司令諸馬群分布與人常使
用磨經歷多年其後隣國復來侵境即
勅取馬共彼鬪戰馬用磨故旋轉而行
不肯前進設加杖捶亦不肯行衆生亦
爾若得解脫必由於心謂受五欲後得解
脫死敵既至心意戀著五欲之樂不能
直進得解脫果即說偈言
智慧宜調心　勿令著五欲　本不調心故
臨終生愛戀　心既不調順　云何得寂靜
心常耽五欲　迷荒不能覺　心既不調順
云何得寂靜　心常耽五欲　迷荒不能覺
如馬不習戰　對敵而旋行
復次曾聞有一國王身遇疾患國中諸醫
都不能治時有良醫從遠處來治王病
差王大歡喜作是思惟我今得醫力事
須厚報作是念已微遣侍臣多賫財
物詣於彼醫所住之處為造屋宅養生
之具人民田宅象馬牛羊奴婢僕使一切
資產無不備具所造既辦王便遣醫使
還其家時彼遠醫見王目前初無所遣
空手還歸甚懷恨恨既將至家道逢牛
羊象馬都所不識問是誰許並皆稱是

彼醫名是彼醫牛馬遂到家已見其屋
舍壯麗嚴飾牀帳氍毹毾㲪金銀器物
其婦瓔珞種種衣服時醫見已甚生驚
愕猶如天宮問其婦言如此盛事為何
所得婦荅夫言汝向不知由汝為彼國王
治病差故生報汝恩夫聞是已深生歡喜
作是念言王極有德知恩報恩過我本
望由我意短初来之時以無所得情用
悵然以此為喻義體今當說醫喻諸善
業王無所與喻前未得現報身無所得如彼
醫者初不見物謂無所得心生恨恨如彼
今身修善見未得報心生恨恨我無所
得既得至家者猶如捨身向於後世見牛
羊為馬群如至中陰身見種種好相方作
是念由我修善見是好報必得生天既至
天上喻到家中見種種盛事方於王所生
歡喜心知是報恩者檀越施主得生天已方
知施戒受如此報始知佛語誠實不虛
修少善業獲無量報即說偈言
醫未見報時　心意有疑悔　以為徒疲勞
竟見無所得　既得生中陰　始見善相貌
如醫到家已　方生大歡喜
復次曾聞有二女人俱得蕃羅菓其一

大莊嚴論經卷第五 第十九張 居

女人食不留子有一女人食菓留子其留
子者覺彼菓美於良好田下種者中以
時溉灌大得好菓如彼世人為善根本
多修善業後獲果報合子食者亦復如
人不識善業竟不修造無所獲得方生悔
恨即說偈言
如似得菓食　竟不留種子　後見他食菓
方生於悔恨　亦如彼女人　種子種得菓
復生大歡喜
復次曾聞往昔有比丘名須彌羅善能
戲笑與一國王論講歡悅稱適王意尒
時比丘即從乞地欲立僧坊王語比丘汝
可疾走不得休息盡所極處尒許之
地悉當相與尒時比丘更整衣服即便
疾走雖復疲乏以貪地故猶不止住後
轉疾極不能前進即便臥地宛轉而行
須臾復乏即以一杖逆擲使去作如是言
盡此杖處悉是我地已說譬喻相應
之義我今當說如須彌羅為取地故雖
乏不止佛亦如是為欲救濟一切眾生作
是思惟云何當令一切眾生得人天樂及
以解脫如須彌羅走不休息佛婆伽婆
亦復如是為優樓頻螺迦葉鴦掘摩羅

大般涅槃經卷上　第十張

如是等人悉令調伏有諸衆生可化度者
如來命時即往化度如須弥羅既度之已
即便臥地死轉佛亦如是度諸衆生既
已度苦於此陰身於娑羅雙樹倚息而臥
如迦尸迦樹斬伐其根悉皆墮落唯在
雙樹倚身而臥猶故不捨精進之心覆拘
尸羅諸力士等及須跋陀羅如須弥羅爲
得地故擲杖使去佛亦如是入涅槃時爲
濟衆生故碎身舍利八斛四斗利益衆生
所碎舍利雖復微小如芥子等乃至之
處人所供養與佛無異能使衆生得於
涅槃即說偈言
如來所自度　優樓頻螺等　眷屬及徒衆
優伽尊摩魔　精進禪度力　最後倚臥時
猶度諸力士　須跋陀羅等　欲爲齊拯故
布散諸舍利　乃至遺法滅　皆是供養我
如彼須弥羅　擲杖使遠去
復次我昔曾聞竺叉尸羅國有博羅呼
羅村有一估客名稱伽拔吒作僧伽藍
如今現在稱伽拔吒先是長者子居室
素富後因衰耗遂至貧窮其宗親眷
屬盡皆輕慢不以爲人心懷憂惱遂棄
家去共諸伴黨至大秦國大得財寶還

歸本國時諸宗親聞是事已各設飮食
香花妓樂旛蓋往迎時彌伽拔陀身著
微服在伴前行先以金貝賤年歲衣後
得財寶其千轉老諸親迎者並皆不識
而問之言彌伽拔陀爲何所在等即語
言今猶在後至大伴中而復問言彌伽
拔陀爲何所在諸伴語言在前去者即
是其人時宗親往到其所而語之言汝
是彌伽拔陀云何語我乃云在後彌伽
拔陀語諸宗親言彌伽拔陀非我身是
乃在伴中駱驢䭾上所以然者我身頗
來宗親輕賤祠不與語聞有財寶乃復
見迎由是之故在後䭾上宗親語言汝道
何事不解汝語彌伽拔陀即答之言我貧
窮時共汝等語不見酬對見我今者多
諸財寶乃設供具来迎逆我乃爲財
来不爲我身念此喩者喩如世尊彌伽
拔陀爲得財物鄕曲宗眷設供來迎佛
亦如是旣得成佛人天鬼神諸龍王等
悉来供養非来供養我乃供養作佛
功德我未得道時無功德時諸衆
生等不共我語况復供養是故當知供

養功德不供養我雖復廣得一切諸天
人等之所供養亦無增減以觀察故
人天阿修羅夜叉乾闥婆如是等諸衆
亦廣設供養佛無歡喜心以善觀察故
是供諸功德非為供養我如彌伽拔吒
指示諸眷屬稱已在後者其以前亦如是

大莊嚴論經卷第十五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